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十八

宋 衛湜 撰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就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内北面明矣子

游趨就客位所譏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為重也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也大夫之賔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

門並皆北嚮故鄭註謂在賔後也

長樂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適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無異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

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為之服甲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旣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惑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為賢歟

嚴陵方氏曰牡麻即雄麻所謂枲也

山陰陸氏曰交游而以朋友服之故文子辭家語曰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弔服錫

衰詩曰麻衣如雪說者以為麻衣深衣也深衣朝服十五升布然則所謂麻衰可知也已麻衰以朝服十五升而為之錫衰緦麻抽其半然則錫衰加麻師之服也麻衰加麻朋友之服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

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越人謂遠國之人深衣是既祥之麻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為喪事更來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

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爲之葢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唐陸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

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為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山陰陸氏曰深衣練冠視長衣練冠稍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鄭氏曰經所以表哀戚掘中霤毀竈毀宗明不復有

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行之傚殷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

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又殷以上生號仍爲死稱更無别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毁竈綴足者一則示死無復飲食二則恐死人冷殭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毁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毁宗毁廟也殷人殯于廟至葬柩出毁廟門西邉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以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邉當

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
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柩行如生時之出故
云躐行周人浴不掘中霤浴用水盆沐用瓦盤見喪
大記周人綴足用燕几故不毀竈周人殯於正寢至
葬而朝廟從正門出故不毀宗
賈氏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
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
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兼二十為

字而言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父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若二十以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呼伯仲如慶父乃莊公之弟桓六年莊公生閔二年慶父死時未五十號曰共仲是死時雖未五十得呼仲叔季也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孔疏與賈疏不同疑孔疏是　又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到得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

幾丈之類今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孔頴達賈公彦故不相照管語錄

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為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

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固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為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于五十為大夫尊其為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名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為某甫者而言伯

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為大夫也然孔子雖為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為重歟　又曰幼名冠字為衆人言也五十以伯仲為大夫言也又有稱甫與子則不知其何施或者謂爵有尊於大夫者則稱甫如仲山甫尹吉甫之類故孔子卒魯哀公誄不稱仲尼而稱尼父而孟子稱孔子皆謂之仲尼而不曰尼父然既

尊字以伯仲矣不應復以字見又有稱家父孔父者則不斥其字矣然冠禮字辭已稱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則甫固不以尊見也至於子則孔子諸弟子如子游子夏之類皆以通稱則不繫其爵意子與甫皆字與伯仲同爵非大夫而有德者則但稱子如孔子孟子之類而爵高於大夫則但稱父如家父孔父之類故孔子弟子惟曾參有若不兼字但曰曾子有子以孔子死二人皆嘗為師尊之也

嚴陵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腰皆用其所重非徒為虚名而已故曰經也者實也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後世因以名其室毁竈者取甓以綴於足而欲尸之温也夫中霤則生時於之以居處浴必掘中霤以示不復居處於此故也竈則生時於之以烹飪綴足必毁竈以示不復烹飪於此故也宗則生時於之以祭享躐行必毁宗以示不復祭享於此故也凡此皆殷所常行殷尚質故

禮之所由本周尚文故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為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乎殷道焉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五十以伯仲宜為大夫矣故此以大夫之法記之大夫死謚周道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鄭氏曰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妾賤取之曰買子柳不從忠恕也賻布謂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言君子不家于喪惡因死者以為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古謂錢為泉布者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為悦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禄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不家於喪則恥因喪之利而起家故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鄭氏曰利已忘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長樂陳氏曰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先王懼夫為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為禮以戒之凡使引慝執咎殫忠致命而已

嚴陵方氏曰軍師以勝為功耳然或敗焉則是無決勝之策故也為之謀者處其身可以偷生乎邦邑以安為本耳然或危焉則是無計安之術故也為之謀

者居其位可以茍存乎軍師既敗則難以復勝故死其身焉邦邑雖危猶可以復安故亡其位而已

廬陵胡氏曰敗則死之春秋傳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危則亡之微子念殷危亂欲遯亡于荒野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刺其欲害人良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

嚴陵方氏曰葬之為禮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之且不可又況狥巳之樂而忘人之害乎苟惟樂巳害人之事可為則夫人而為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而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爾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已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此傳繼之辨歟夫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為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為繼矣故孔子以是言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毁孔子者尸

出戸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嗤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筭括髮袒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又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于奉尸夷于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

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子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嗤之也
嚴陵方氏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矣出户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賛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

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遷尸之人

唐陸氏曰師長也謂大僕也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嚴陵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二人之所能勝而二官各以下大夫二人為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

廣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

君不薨于路寢則為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
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
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治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
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蓋
古者之制婦官序於内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
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
世婦之屬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
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

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金華應氏曰鄭氏改卜為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而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其切近之職所當然似不必改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

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鄭知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若他人言之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

横渠張氏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曰同爨緦上是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

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既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為二夫人者為之服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鄭氏曰縱讀如總領之總總總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凶事欲疾吉事欲舒故因上生下云喪事雖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止住之時然不當怠惰寛慢故喪事騶騶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吉事鼎鼎不自嚴敬則如小人形體寛慢君子之人於喪事得疾之中於吉事得舒之中葢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曉達之貌

山陰陸氏曰縱折二字皆讀如字喪事有縱無折故

雖遽不陵節吉事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

李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吉事欲其折折爾故詩曰好人提提匍匐言遽而不陵節提提言止而不怠質勝文故騷騷文勝質故鼎鼎猶猶則質不至於騷騷而文不至於鼎鼎荀子曰猶然而才劇志大

廬陵胡氏曰縱縱不脩飾貌有遽意提提爾雅詳貌有止意

廣安游氏曰此指君子治心養氣閑於教訓之功也故喪事不至於太亟而陵節吉事不至於太舒而怠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禮為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此其為心也敬為氣也和而又閑於教訓故能如此鼎鼎謂其太舒流入於倨慢而無敬畏之心耳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二日可為謂絞紟衾冒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左傳云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謂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喪具棺則預造衣亦漸制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

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

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已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進之同於已子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為之厚出嫁後為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

何氏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

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故推使無服也

唐魏氏徵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

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語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諭若推而遠之是為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豈非先覺者歟議請小功五月報制可議見通典

河南程氏曰嫂叔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

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
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
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
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
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
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鄭氏曰助哀戚也

嚴陵方氏曰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廣安游氏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蓋能行古禮也孔子所謂異於人者無他古禮有是而夫子能行之耳所謂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及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皆記禮者之常事非聖人創為之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之事禮喪主西面今曾子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賔亦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賔也今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舍之處故以同國賔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鄭氏曰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不可為者為猶行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邉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不平不和謂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横曰簨直曰虡神明之者言神明死者也神明

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孔氏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聖人為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成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瓦不成味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謂木器不雕飾也琴瑟張絃而不調平竽笙設備而不調和簨虡縣鍾磬格也亦有鍾磬而不用格縣掛之

何氏偁曰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如此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舍此二途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故制明器以神明之

廬陵胡氏曰致死之謂死其親若無知者致生之事之如生成猶完備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

水火曰明火以至明盎明燭明竈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笙鍾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寳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有子以貧朽非人所欲故以曾子所答為非君子之言也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寳來朝于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

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
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有
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
類相似故遂言之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
楚是不欲速貧也案世家魯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
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又反于衛過曹適宋適
鄭適陳又適衛不見用將適趙至河又反于衛復行

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自陳遷于蔡被圍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封之子西諫而止是歲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時年六十三以此言之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有子但謂失司寇之後將往之荆爾崔氏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由中都宰為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行相事此云司寇者案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

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為小司馬無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蓋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是以知之

横渠張氏曰曾子既言參也與子游聞之曾子却問於子游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既言參也與子游聞之

則因甚子游知之曾子却不知當改與子游聞之作於子游聞之乃通

嚴陵方氏曰肆其侈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肆其利心而至於害義曾不若速貧之為愈也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耳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荆之事驗之可謂知意者矣先之則所以道之申之則所以重之

廣安游氏曰夫子羣弟子中於孔子之意容有不知

者曾子之知孔子不如子游子路之知孔子不如子貢類而推之則羣弟子容有不知而皆為篤道之君子然則君子果不在於多知也夫子教人蓋有以行與事示之而不諄諄然命之者亦使羣弟子即而觀焉而有所得而所得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宰我欲知上世之事而夫子以為躁子路欲知死與鬼神之事而夫子拒之不答故羣弟子之賢者容有所不知而其所以為賢不專在於知也若夫忠信孝弟與夫

治心養氣之大要則羣弟子舉得之特有淺深之異而弒父與君則皆不為此則羣弟子所同也後世揚子雲為之説曰聖人於天下恥一物不知斯言一出而天下之學者務求多知而不明大道之要去聖人益遠矣

廬陵胡氏曰按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孔子為司寇至哀公三年在陳十一年在衛是年自衛反魯則失司寇葢在定公十二年以後但有在陳在衛事跡論語

亦即云適衛厄陳蔡皆無之荆事豈禮之妄也或曰哀公六年楚昭失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是時在荆也子遊衛冉有僕故此云申之以冉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

氏

鄭氏曰君無哭隣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安得哭之以大夫無外交也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不得不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徵勸之也哭之異姓明不當哭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隣國臣之法

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者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

之而不敢不為之哭矣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耳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郊特牲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是也所謂束脩之問者以一束之脩為通問之禮也猶莊子所謂苞苴竿牘歟

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言亦禮之變也所謂畏而哭之

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顛倒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禮損於君者也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雖然是二事者皆其情勢之當然也亦非當時君臣之所強而行也蓋古之行道者先以政正人之情因人之情以制所當行之禮苟為不然政亂而時獘時獘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且禮之未變也其禮亦情勢之所當然禮之既變也亦其情勢之所當然也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今夫

春秋書諸侯會而略其大夫禮之正也至趙盾郤缺士會范鞅之徒列乎會盟侵伐之中而春秋亦列之矣在夷狄曰荆曰於越曰赤狄曰白狄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先荆而後楚吳楚秦越先無大夫而後有大夫其禮有加於禮之正春秋亦從而加焉諸侯非元侯不得有師禮之正也而春秋之時國無大小其相侵伐皆以師行春秋亦從而稱之此皆時勢之當然聖人變文以從之也然聖人非從之也亦以著天

子之失道中國之失政使後人之觀者即是有考焉聖人固將溯其流而復其源後世則循其流而下也

馬氏曰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為乎古之人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縣子語君非志於仁者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胡為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説之非也蓋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重稱不然蓋深鄙之又自更説其義謂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為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

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為有知也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古謂夏時也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

横渠張氏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唯言厥

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葢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

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故曾子非之末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者蓋舉其失之甚者也

李氏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

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見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遣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念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鄭氏曰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曰此一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者著服得失之事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既服期今但同母則宜降一等而服大功也不云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行之

橫渠張氏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

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别無分别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為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安有此事

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為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夏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沿

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之禮家喪服齊衰杖期以為出母服此後世之為也孔氏之先君子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也此所謂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别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此禮之正後世不明乎父母之辨

不別乎同姓異姓之親既為出母制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當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一統之尊不别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至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而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縁而升矣夫禮者以情義言之情義者要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統于父則不得不厭降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天尊而地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

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而失之之原其來寖遠而不可復後世不由其原考之禮節之失未見其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為出母之喪行禮之事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若嫁母之家主

人貧乏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襚不踰主人也譙氏曰父卒母嫁非父所絶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絶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嚴陵方氏曰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禮無其時則勢不可以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孟子所言不得不可以為悦者時與禮也無財不可以為悦者即此所謂財也

馬氏曰子思之於出妻則不使子上致其喪門人問之乃以為道汚則從而汚於嫁母哭之失禮栁若戒之乃以為吾何慎哉蓋子思之賢其文過猶若此也世無聖人而有賢者為聖人之後則禮義所自出故四方所以觀其禮有其禮矣而無其財行之則非義有其財無其時而行之則非命茍知此矣而又能慎之亦不失為君子

廬陵胡氏曰古者嫁母齊衰期今律亦然子思習於

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

廣安游氏曰為嫁母服此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為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所不備弗行者弗能備行也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别以為禽犢懐母不懐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

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為毋絶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毋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於禮者之所畏也然後世之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絶其毋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薄寧過乎厚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為心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巳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

伯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者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庾氏曰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馬氏曰唐虞夏殷之時其禮猶質故天子諸侯以少長相及不降上下至周則文致其詳矣立子以嫡不以長故使嚴於貴貴之際一為之君則諸父昆弟皆

不得以其戚戚之若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猶降而為大功也而况為天子諸侯之君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猶且不降則為諸父及昆弟可知矣

臨川王氏曰親親之殺君不尊則命不一而爭奪之禍繁矣故繼之以尊尊尊尊周道也親親殷道也

新安朱氏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也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此孝子之事非所託

孔氏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孝子居喪必深思長慮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內外使之平易后木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預所屬託譏后木也

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

賈稍外内易亦其一端耳

廬陵胡氏曰不可不深長思言喪之難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揺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孔氏曰自此至未失也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春秋

定公五年魯有仲梁懷

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若是則帷堂之禮為死者爾豈為生者哉而仲梁子以為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廬陵胡氏曰存二說以傳疑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于堂乃有席末失

謂末世失禮之為也

孔氏曰魯之衰末小斂之奠設于西方又有席曾子

見時如此謂將為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

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案士喪禮小斂

之奠設于尸東大斂之奠設于室乃有席今鄭云堂

轉寫誤耳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于東

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禮記集說卷十八

禮記集說卷十九

宋 衛湜 撰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鄭氏曰非時尚輕涼慢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時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唐陸氏曰綌麤葛布細而疏曰繐

嚴陵方氏曰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而各有升數焉若夫以綌為衰以繐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唯復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髙柴野哉非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名此家哭呼名子

臯非之乃改也

金華應氏曰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絶之義呼而哭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鄭氏曰沽猶畧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鄭氏曰不以吉服弔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之事葢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多失禮也

嚴陵方氏曰吉服可以養疾而不可以居喪故始死

則易之不特喪者易之弔者亦所不服也

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旣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之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也形體也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謂不設碑繂不備禮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人豈有非之言不責於人所不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送終所須當辨具也稱猶隨也亡無也夫子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可齊也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不得過

之也苟亡矣以下答貧家也家既無財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斂竟便葬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也

臨川王氏曰凡禮言封者復土以閉瘞之名爾何用改為窆乎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易以不封不樹為古則周有封樹之制不必下逮庶人

嚴陵方氏曰齊言其多少之齊也

馬氏曰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雖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曰禮唯始死廢牀失之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喪大記始死

𢈔牀至遷尸及襲皆在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不據禮答之專輙許諾如禮出於己故縣子譏之汏自矜大也

唐陸氏曰士賁人名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則古昔所以本其時稱先王所以本其人如此則有所受無所專也司士賁問襲牀之禮而子游諾之以其不知有所受無所專也

馬氏曰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人之所以死也故始死廞牀欲其近於地不復然後襲於牀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孔氏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

今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前而其後取夫人死在襄公後爾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畧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亦實人而空鬼也

馬氏曰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醯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為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歟若曾子見學於聖人者也而猶失其傳如此是故襲裘而弔則不知在小斂之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則不知為聖人有為之言弔於負夏主人為之反柩乃以為可小斂之奠在東方反以為西則曾子亦可謂魯矣不然則記

者之謬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
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能廉
孔氏曰此一節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本
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司徒家臣司徒也左傳
云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

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啟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絶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

馬氏曰司徒歸四布葢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末矣

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夫子所善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柤而讀賵賔致命將行主人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曾子言非禮

嚴陵方氏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縦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

之地而葬我焉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覲其意也革急也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墾耕

孔氏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國氏也齊有國子高

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衎爾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隠不能至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居處以下是

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畧也

嚴陵方氏曰夫喪之所哀固有或發於居處或發於

言語或發於飲食者然臣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

言語飲食衎爾則以君尊之所嚴有所不敢盡其哀

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夫子是以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厄人

橫渠張氏曰於我乎館恨無他舍以館客則於我之館不可謂以無客館而不館舍賓客也於吾家館可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鄭氏曰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

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也

嚴陵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為墳樹言種木以為表

馬氏曰古之人尤畧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而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故瓦棺堲周為不足易之以棺椁棺椁為不足被之以柳翣易之以棺椁者言無使土侵膚被之以柳翣者言無使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弗得見者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髙下觀其樹則

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鄭氏曰與及也

孔氏曰自此至志乎哉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舍住也燕國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

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

王氏肅曰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有故下備述夫子所言四封之異以慰燕人遠觀之心使以為法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母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鬛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鄭氏曰若堂謂封土為壟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也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畀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故從若斧者焉馬鬛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蓋高四

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庶幾也
孔氏曰此子夏歷述孔子之言封謂墳之也若如也
坊堤也堤以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殷人
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兩下而已故夏屋如漢之
門廡斧者子夏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以語之馬駿
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
引今會古言今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如此者
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三斬板作墳法也

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直立而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遍如此其墳乃成已止也

馬氏曰馬鬛封則從於儉而後世可傳矣蓋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為功而易為虧故變之為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則易為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為若覆夏屋若覆夏屋

者旁廣而甲則難虧矣然必從若斧者刄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此所貴於儉者也且丘封雖以爵等為度而形稍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

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

孔氏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殷奠

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宫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金華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

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
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
之同注謂殷奠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為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
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
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
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横渠張氏曰今人多歴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為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

池視重霤

鄭氏曰柳宫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宫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

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

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而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鱉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鱉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歲壹漆之藏焉

鄭氏曰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内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者虛之不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為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者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鄭註不令令善也言虛之則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云虛之不合

謂不以蓋合覆其上
唐陸氏曰椑櫬尸棺
嚴陵方氏曰椑即所謂櫬也君尊雖凶禮之具亦豫
備藏焉則惡人之見也
山陰陸氏曰言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歲一出
而漆之若將有用也示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惰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鄭氏曰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含也設飾謂襲斂遷尸之時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也作起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也赴亦復後之事死者生時有恩識之人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

山陰陸氏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

堂之時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禮備復處多也君王侯也前

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而

有室曰寢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

子始祖諸侯大祖之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

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

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隷僕復之註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此天子之事也諸侯復則小臣嚴陵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故也庫門生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魂氣無不之也門不一止以庫門為言者近廟門故也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氏曰剥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為有祭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斂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牲肉則巾之也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

嚴陵方氏曰剥猶剥廬之剥覆之則隠剥之則露故

先儒以為猶倮也喪不剥奠者為其有祭肉之濡昜受塵垢故巾之也

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蠅汙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椁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覔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嚴陵方氏曰逮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為及日矣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

孔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

絶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也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嚴陵方氏曰哭者所以求其反也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心知其反而已

練練衣黄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鄭氏曰黄之色畀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也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為横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又為袪則先時狭短無袪可知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

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

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黄裏者黄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黄袷裏也縓縁者縓為淺絳色也纁是赤色其色華美黄雖是正色質畀於纁爾雅云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鄭言纁類也縁謂中衣領及褎縁也裏用黄而領縁用縓者領縁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

者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約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小祥微飾以角為之初喪無充耳也鹿裘者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衡長袪者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故更作裘稍廣大者也又長之且為袪加此三法也裼謂裘上又加衣也為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

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襦衣也

藍田呂氏曰斬疏繐大功小功緦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故加隆之服者正服當除有所不忍故為之變服以至於再期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與杖而已蓋天地已易四時已變衰亦不可無節故從而多變也如宰

子齊宣王皆欲短喪葢疑於此斬衰之冠鍛而勿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衰在内竊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縁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縁與裏故比功衰則輕功衰卒哭所受比麻衣則重大祥麻衣麻衣吉服也情文之殺義當然也諸侯之喪慈母公子為其母皆無服使不可純凶而占筮除喪不當受弔昔之人皆變用練冠以從事則練冠者非正服明矣唯鄭氏功衰為既

練之服功衰自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正服大功七升則六升成布所可為功不可皆為練服

長樂陳氏曰袪裼之可也其裼之也亦裼受服以見鹿裘之美而已鄭氏曰鹿裘之裼亦用絞乎是鄭氏亦自疑而不必其説也練用鹿裘何也禮始喪則居廬自屏既練則可以接物鹿善接其類者也故裘用焉周禮既練乘藻車鹿淺複與此同義鹿裘袪裼之則裼其袪而已非若餘衣之袒也鄭氏曰有袪而裼

之備飾也鹿裘亦用絞乎理不然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鹿之皮為裘也凡此所以為易除之漸而已

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哀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為角瑱以充之

廬陵胡氏曰如青豻褎則以蒼黄色為衣以復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裼所以表裘也表而出之詳見玉藻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氏曰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謂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知識往來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皇

氏曰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此别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皆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

嚴陵方氏曰緦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隆故也齊衰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

謂三年之殯者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隣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鄭氏曰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謂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杝棺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也梓棺二謂屬與大棺也周帀也凡棺用能

涇之物

孔氏曰自此至六尺一節論天子以下棺槨厚薄長短之事四重者水牛兕牛皮為一重杝為第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凡五物也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合二尺

一寸諸侯又去兕牛之三寸合一尺八寸列國上卿又除椑之四寸合一尺四寸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故庶人四寸矣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二皮能溼故㝡在裏近尸杝亦能溼故次皮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梓棺二也四者皆周者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

抗席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數椁故曰四重據喪大記天子柏椁而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水兕革棺蓋曰被之則棺之非在外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衡亦當為横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孔氏曰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

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棺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也柏椁謂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故云以端

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註喪大記具之知其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樽厚於棺一寸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

盧陵胡氏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於棺外謂之黄腸木頭皆内向故云題湊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

漢儀注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

鄭氏曰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慼之事不可虛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為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鄭註云殯斂之間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

嚴陵方氏曰爵弁則其色如爵紂衣音緇則以其色如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爵弁有不紂衣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禮記無韋弁周官無爵弁韋弁

即爵弁也周官無綦弁尚書無皮弁綦弁即皮弁也

綦弁爵弁言色韋弁皮弁言物

廬陵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緦衰弔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况使人乎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

畫輤為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緣幕加榑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菆塗為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輤為龍也以榑者題凑菆木象榑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榑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榑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榑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以覆於

上而下四面盡塗之

盧陵胡氏曰菆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又菆聚椁材以周龍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加椁也恐非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鄭註周禮云異姓謂

王昏姻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别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爾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氏曰誄其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卒哀公欲為作諡故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天不遺耆老以下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諡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録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僭春秋之辭也今記僭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事國既失地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太廟三日也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在廟臣既於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于社中哭之社主土故

也庾氏曰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

金華應氏曰哭於太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廬陵胡氏曰失敗喪地此末世之事知記禮者乃後代人也

孔子惡野哭者

鄭氏曰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謼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

横渠張氏曰孔子惡野哭者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嚴陵方氏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高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以其如此故家語之文則連言之孔子

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所謂野豈其惡之哉

廬陵胡氏曰謂哭不以禮為野

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氏曰此不專家財也税謂遺予人

孔氏曰此論人子之法如税人謂已仕者也

嚴陵方氏曰未仕則無禄故不敢税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也士畢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孝子哀深故前入踊必相視以為節故俟齊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日著之故小

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

嚴陵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馬氏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猶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曰喪道日損是以既奠則

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喪則喪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有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為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為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絰而被元黃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論其月則異焉以情攷之蓋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於虞禮

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言中月者以其在祥月之中此三年之喪者也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者也康成之説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期為二十七月豈知父在為母亦固有所屈乎為父三年而得致哀戚之情故祥禫同月所以彌其日為母而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蓋三年所以為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

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既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徙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已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於未禫之前然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十日者蓋亦徙月之間也三年之喪至於徙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

五月而禫者也

君於士有賜帟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孔氏曰賜恩賜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集說卷十九